

玉佛心

(香港) 卧龙生 著



玉 佛 心 鎖

卧 龙 生

*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出版

(北京白石桥路二十七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遂宁市印刷厂印刷

737×1092毫米 32开本 22.75印张 482千字

1989年12月第一版 1989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70000册

统一书号: ISBN7-81001-001-G/I·28

定价: 9.40 元

(上、中、下)

玉佛心锁

第一册

——

暮色低垂，朔风呼啸，凄凄细雨断续的洒着。

村犬由谡谡狂吠，渐渐转入低沉的哀号！林野的夜泉更带着凄凉地啼泣！

给这沉静的山野，带来了一股萧索与不祥的气氛！

平陆以西五六十里处……

此地有一座简陋的茅庐，虽是时过三更，门扉尚是寂然敞开？

霏微微风拂处，有如天马行空，一条青影由半空疾泻而降，他将披在肩上的豹皮风衣，略事振抖一下沾染的雨水，即往屋内走去，前足方始踏入堂门，忽地骇然楞住当地。

原来这座茅庐的堂屋内，横七竖八的躺满尸体，但地下找不到半点血迹，个个死状狰狞可怖之极！显然均由内伤致死。

这些死者有的生前见过，有的从未谋面，可是从他们的

穿着，以及容貌上，尚可识别出来的那路人物。

靠近堂屋左角，蜷缩着五个一色青布劲装汉子，乃是名噪河南地区的豫南五鬼。

正堂稍左及右角，躺着三个玄色道装，背插长剑者，为武当三子。

接近门口处所，仰卧着一个身穿青袍，满面虬髯老者，为名震黑白两道的枭雄，南海一隻狄豪。

他再将目光移至堂屋正中，侧卧的一位独目老者身上时，不由英俊白皙的面庞，顿时变为灰色，两行热泪，滚落瞬息将胸襟浸润了！

这老者不是别人，正是这突如其来少年之恩师，无风指君侯廷。

少年姓贺名一航，乃是无风指君侯廷之独传弟子，虽现纪年仅十六七岁左右，不论内外功夫，均已练到七八成火候。

尤其是“飞旋十步”之轻功，为独步当今武林的师门奥义，因贺一航天质之聪慧青出于蓝之概。

在四十年前，因他师门与云梦旋风教，有过一段血仇，近十年来迄未了结，故在二个月前，无风指君交付贺一航一件师门重宝“笑弥勒”。

笑弥勒佛像是用的玉石雕成，命他前往安徽当涂丹阳湖，去找二师叔丹阳居士李道崇，将“笑弥勒”交他后，即可了结这场血仇。

岂知贺一航去至丹阳湖，恰好丹阳居士李道崇，已外出游历，归期未卜，因自己身怀重宝，不敢在外久耽，只好遣返平陆。

愉快的心情，对这久疏定省的恩师，本欲返回孝敬一番，稍释阔别之苦。

起旦夕，今见师门惨变，怎不叫他悲痛欲绝！

凄怆之余，神志甫定，将现场略一打量，已察知均被恩师用无风指震伤而亡。

比，害死恩师者，绝非在场死者，那么又是谁

能将仇人找出，这血海冤仇，岂不如石沉大海，永无之日。

主堂屋的四周，详细的查察一遍，仍无半点端倪，蓦一劲，走到无风指君身旁仔细的将伤势检视，发现他咬，遍体铁青，显为身中剧毒而亡！

将衣襟解开一看，胸前赫然塞着一方玄色丝罗香帕，绣着一条金线蛇，看来栩栩如生，以他两个余月的江湖已意识到这里是什么一回事了。

原来最近江湖盛传，出了一位名为“蛇魔女”的女魔武功高不可测，到处乱伤人命，虽无人看到她本来面目，但她是一面蒙黑纱的神秘人物，每次杀人后，必然绣着金线蛇的罗帕一方，以作标志。

有此一发现，已感到今晚情势，非常恶劣，他知道这两道的高手，均是为替这“笑弥勒”而来。

他是何等聪明的人呢？眼下的安宁，不过是暴风雨前，刻的平静而已，说不定就在自己左右，正有着无数贪婪，在窥伺着！

为着师门重宝，无暇他想，遂俯身将“无风指君”尸首一起，搬出户外的广场，用剑挑土，予以安埋，草草事毕

后，又拜了三拜。

暗忖：“恩师既遭不测，现下身负护宝及责，不如找到师叔丹阳居士后，再谋报仇之策。”

想毕，摸了摸背上的七情宝剑，这是恩师赠的，并默祷了一番，即迈开脚程，向平陆起驰。

金鸡三唱甫罢，东方天际，涂上了一抹彩红，
妙！

打从河南陕县至洛阳的官道上，如飞地驰来——
快！快得像一条白线，循道绵绵的大路向前延展！

“的得”的蹄声，揉合着“叮铃”的马铃声，
曲节拍雄威的旋律，敲破了寂静的晨空！

马儿上坐着一位蓝衫少年，神英仪俊，背上斜挂
炫辉之古剑。

他极目远眺，只见西风摧衰草，四野人烟寥落，
山峦，与天际飘浮的云霞，不由兴起云山重重，乡土
人事全非之感。

这少年正是贺一航，想起师门旧怨未了，新仇又
负两代血仇，均待自己了结，不知不觉嗟唏的长一
声！

想至此蓦地剑眉一扬，忖道：“我凭地怯懦，思
十余年，目的在武功练成后，除为师门复仇外，主旨在
道江湖，申张正义，替民除害，如此情长气短，岂配做男
汉大丈夫？”

遂扬鞭策马，急急赶程。

豪兴既发，任那马儿朝前狂奔，也不知跑了多久

已感人倦马疲，天也将近已牌时分了，腹中微感饥饿。

一看离滟池不远，又紧赶了一程，未到一个时辰，即进得城去。

在一家平安酒楼，靠近窗处，选了一席坐位，要了几味可口的菜肴，于是自斟自酌起来！

食兴正豪之际，无意中发现对面席上，坐着二个劲装汉子，正对着自己交头接耳，谈个不休。

因为谈话声音太大，两桌相隔，又在一丈开外，无法听出他们在讨论些什么？

但两人眼神，均炯炯精亮，且太阳穴高高突起，一看就知，都是内家高手。

在江湖上这类人物，比比皆是，贺一航见他们并无图谋自己意向，便没有将这桩事放在心上。

酒后遂在左近的一家泰福客店落宿。

好在他此刻的内功，已有相当火候，晚上经过一阵调息，白天的疲劳早已恢复，想起师父交给他的这尊“笑弥勒”，到底有何用途，何以会引起武林人物的舍命攫夺？

因“无风指君”从未将个中原委，向他说明过，一时童心复发，好奇地将笑弥勒，由怀内取出，在灯光下仔细的端详。

这玉佛不过拳头大小，通体洁白有如羊脂，胸前镌有“天威”二字，表面琢得光泽异常，真是越看越可爱。

正在爱不释手之际，忽地房上一阵蟋蟀瓦响，心中好生诧异！赶忙将玉佛纳入怀内，反手一掌，将灯扑灭，旋即双足一点，一式“潜龙升天”，流星般穿出窗口，向房上跃去。

但见阔夜苍穹如潮，万籁俱寂，那有半点人影？

他犹未放心，再往房屋四周，逡巡一遍，仍无异状，始从容跃回房来。

心惦着明天尚得赶路，遂解衣上榻，正欲就寝之际，蓦感眼前一亮，一方尺许白柬，端然置于枕上。

这一惊非同小可，自己打房内跃上屋去返回房来，始终未离开这屋顶一步，更未看到有人进得房来，单凭来人这份轻功，自己竟未察觉，实在比人家差得太远。

随将纸柬捻起一看，上面写着：

“四鼓时分，请屈驾城北野猪林一晤，至盼。

青云山庄庄主留。”

字字笔力雄浑，可是来者，是一文武兼修之人。

但这青云山庄庄主，又是什么人物？约自己又是为着何事？莫非也是为着“笑弥勒”……。

他不敢再去猜测，反正是祸躲不脱，事情临到了头上，只好到时候相机而作了。

翻楼已报三更尾鼓了，滉池位处豫北，也是函谷关的正西面，腊初季节入晚更寒。

此时街坊商店，早已打烊就寝，但见一点黑影，轻若飘絮，似流星，翻翻滚滚的越过城垣，向北疾奔。

约莫跑了盍茶功夫，这条黑影在一处丛林边，停了下来，他身形甫定，忽目林内传出一阵哈哈大笑，震得树叶沙沙作响，可见发笑人之内功，的是了得。

接着听到一沙哑苍老的语声：“哼！娃儿很守信用，老夫以为你不敢来呢？”

有胆量，有种，嗯……。不过，你想不来也是不成，老夫约会，从来无人敢违，娃儿倒很识趣，实在难能可贵”。

贺一航向发话处，凝神打量，虽在黑夜，以他的功力看得颇为清晰。

见由林内，步出三个人来，为首一个身着湖色狐皮长袍老者，满首鬓发欺霜，虽是年已六十开外，但满面红光映彩，精神充沛，一看即知他的内功修为，相当深厚。

身后跟随着二人，即是他白天在平安酒楼见过劲防汉子。

此刻，贺一航方知他们二人在酒楼交头接耳，原来是在采探自己的了。

他将来者看清后，对方才老者的言语无状，心中颇感愤怒。

心想：“就算你有通天摘月之能，也不能如此目空一切。”

剑眉一挑，轻哼一声道：“以老丈偌大年岁，既然自称庄主，想已在江湖上立万成名，自应德高望重。”

深夜東邀在下来此，想必有以见教，今弃体数不顾，反而语出粗俗，如不是仗众压寡，即欲以老凌少，此岂长者对后辈末进应持之态。”

如有高见请道其详，否则，恕在下失陪了”

言止即待转身离去。

“站住！”

那老者被他一番言语顶撞，想已气极，一声虎吼，双足亦陷入土内半寸。

贺一航被他如此一唤，应声转回身来。

老者未待他答话，恻恻一声狞笑道：“好大胆的娃儿，老夫自有生以来，从来无人敢在我胡天豹跟前，说出半个不字。娃儿，你敢情吃了豹子胆？竟然敢当面折辱老夫，老夫

且问问你师门是谁，怎的调教出你这样一个目无尊长的徒弟。”

待会老夫废了你，再去找你那糊涂师父算帐……”

“住口！”

贺一航见胡天豹出语辱及恩师，那顾目前安危，忙截断他语言道：“在下师门你岂配问……”

胡天豹见他如此无状，早已气得发昏，那顾自身之尊，右手单袖一拂，一股刚劲力道，随向贺一航扫了过来。

他乃豫北武林道有名人物，尤其九招连云袖，江湖上很少几人，能接得下来。泰山铁骑帮帮主霹雳怪陈为吾，将他延为豫北分堂堂主，视同左右膀，自非徒有虚名。

故贺一航被他袖风一扫，立感呼吸窒息，赶忙迎着他拂来劲道，旋身一转飘出丈许，说险真险，说妙也妙，他竟轻易地避过一招。

胡天豹见他毫不费力的让过自己一招，心中自亦十分惊异。

本欲再拂出一袖，忽地收招冷笑道：“娃儿！老夫看你有点门道，你刚才所使身法，是为‘飞旋十步’中的‘旋风卷絮’？”

贺一航见他看出自己所使招式，不由一怔，暗忖：“这老魔头不但见闻广博，而且眼力了得。”

遂微颌道：“正是！”

“那你背上插的定是七情剑了，可否借与老朽一看。”

贺一航见他言语转变，恐他与师门有甚渊源，但是剑为防身利器，且系师门传物，岂能轻易借人，不借又恐开罪尊长，是故甚感踌躇。

胡天豹见他面有难色，呵呵狞笑道：“既不愿借给老朽看，就算了吧，老朽有件事问你，不过得据实相告，也就是今晚约你来此的原因。”

贺一航道：“只要在下知道，无不奉告。”

胡天豹见他慨然应诺，斗鸡小眼露出两道凌人的精光，嘿嘿笑道：“他师门属谁，我们暂时撇开不谈，你身后既插着七情剑，另一件东西想你一定知道去处？”

贺一航见他转变话题，心甚怀疑地问道：“另一件什么？”

胡天豹忽然向他逼近两步，冷冷地沉声道：“笑弥勒！”

勒字刚落，真如一把千斤重锤，在贺一航心头猛的敲击了一下。

但他是何等机会，既发现胡天豹来意不善，衡量今晚情势，只能智取，随退后数步，冷笑道：“老丈此话问得好没端由，笑弥勒是什么？在下从未听说过。”

至于在下所负七情剑，乃一武林前辈所赠，岂能单凭此剑，即武断在下知道‘笑弥勒’之下落，如此迫人所难，难道不怕遗笑江湖，说老丈作事缺乏见地？”

胡天豹早就料到他会骤下毒手，随即双足一垫，身随势起，射起一丈有余，一式“大鹏展翅”轻灵的避了过去。

胡天豹见两次出手，均未将这少年制服，老脸上不免有点挂不住了，一时恼羞成怒，双袖连展，以迅雷不仅掩耳的手法，向贺一航疾扑过去。

贺一航轻功虽有独到之处，惟以年岁太轻，阵仗经验毫无，又因初出师门不知厉害。

今见胡天豹接连几袖，拂得自己节节后退，早就光了火，也不顾功力悬殊，觑得对方换招之瞬，趁机一掌硬接过去！

“砰！”的一声暴响，震得林木摇幌，尘土飞扬，他被胡天豹拂出劲道，震得蹬、蹬、蹬连退数步，若不是拉桩得快，怕不早就一股脑跌在地上了。

他此时不但内脏隐隐觉痛，而且血气翻腾得颇为难受，正欲运气调气，忽地一双黑影向他猛射过来。

这双黑影即是随青云山庄庄主胡天豹同来的两个劲装汉子。

二人系同胞兄弟，兄名胡佐，弟名胡伟，乃胡天豹之族侄。

见贺一航被胡天豹袖风拂伤，想乘危逼他交出笑弥勒来。

岂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蓦闻破空传来数声凄厉的长啸，说时迟，就在胡氏兄弟扑向贺一航的同时，人影一晃，在贺一航前面，忽地多了两个身衣红衫，足登芒鞋的怪人，为首的年约四十开外，长颈阔腮，足甫着地，冲着胡氏兄弟，哆哆一声怪笑道：“二位均是成名人物，竟然欺侮一个小娃娃，岂是侠道人物所为？”

胡佐一见突然现身的二人，不由心头猛地一震，暗忖有这二个魔头插足，今晚之事一定要僵，但又不能示弱，随也冷笑道：“原来是茅山双煞，我道谁敢如此胆大，来干扰我青云山庄的事……。”

二位也不必伪装仁义，茅山双在江湖的恶迹，谁个不知，那个不晓。

今晚不速光临敝地，想亦为着笑弥勒。但是江湖历有所规，先入为主，后入为宾。”

茅山双煞谷冷，未待胡佐说完，嗤的一声，截住他尾冷笑道：“咱们兄弟，从来作事，只问自己喜悦与不喜悦，管什么成规鸟规的。”

今夜咱们也有个成规，即胜者为君，败者为臣，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人人皆欲得之，不如大家划出道来，干脆拳足上见真章。

胡天豹初见双煞现身，即感不悦，现见他们咄咄逼人，那里还按捺得住，忙将胡佐兄弟喝退，沉声道：“既然茅山昆仲，瞧得起青云山庄，那就是怪老夫待客不周！”

言罢，双袖一振，疾向大煞卷去。

大煞当然亦知胡天豹之名，那敢怠慢，右手一扬，拍出一掌，接了过去。

胡天豹见他出掌硬接，霍地右袖一收，撤了回来，左袖平展，一式“勇将塞旗”看准大煞章门穴扫去。

大煞见他换招快捷，欲化不能，被迫倒退三步。

胡天豹一招得手，那肯放过，垫步欺身，刚才收回之右袖，一抽一抖，“拂扫召尘”捷若闪电，朝对方心经穴拂到。

大煞方才闪过他横腰一袭，那料他如此快捷的递招换式，慌乱中赶紧缩项挫腰，忙用“金蝉脱壳”，万分惊险的让过他拂来之袖风。

二煞谷冰见大煞出手失利，一声厉啸，旋即双掌一推，向胡天豹背后抢袭，但胡天豹是何等人物，他能闻风辨警，知道后面有人袭到，左袖往后一捞，恰与二煞拍出掌力相接，二股劲道一合，轰的一声，均被震退数步，若论功力，

寒谷冰要较胡天豹略逊一筹，差幸胡天豹是反背出手，始了平手。

二煞的出手，大煞趁机旋身递掌，再次向胡天豹进袭。

功一道，在个“先”字，如果出手被人抢去了先机，到手足受制，施展困难。胡天豹被双煞合力一击，声已被敌方抢去先机。不过他究不愧为一方之枭雄，连云展开手，瞬息反宾为主，将颓势扭了转来。

只见掌抡袖舞，足踢拳扬，三人起落翻腾混战开来。

且说贺一航被胡天豹袖风震退后，本来只是微伤而已，就在胡天豹与茅山双煞过招的这段时间，他已调息完毕，伤势完好如初。

他见斗场情势非常紧张，暗忖：我何不乘他们不备之际，设法脱身，主意打定，双肩一晃，即欲腾身跃往林内。

“小子那里走！”

这是胡佐的一声断喝，音落形随，两条黑影已将去路阻住。

贺一航见是胡氏兄弟，心中甚忿他们乘危挟迫，也不搭话，双腕一错，即向二民名拍一掌，胡佐胡伟见他迎面发掌，也就双双吐掌相迎。

胡氏兄弟虽非一流高手，但二人内功修为，已有数十年火候，他们有心将贺一航制倒，一出手就是全力施为，又是以二敌一，故双方劲力一合，但闻轰然巨响一声，贺一航已应声倒地，晕死过去。

胡佐见已得手，忙跃过去，欲俯身搜查贺一航的“笑弥勒”。

这边场中情形变了，但胡天豹与茅山双煞的拚斗，正打

得难解难分之际。

在这斗场傍的林子里，蓦地，传出一阵摄人心神，阴森森的笑声。

好快的身法，这笑声刚过，场中忽然多了三个老者。

其中一位白髯飘洒，身穿黄袍老者，对胡氏兄弟暴喝道：“还不滚开，没有老夫允许，谁敢动这娃儿一下！”

胡佐一看来者，早已吓出一身冷汗，赶忙退到一旁，一动也不敢动。

那老者随又转身过来，对胡天豹杰杰一声怪笑道：“三位雄兴不浅，夜阑人静，在这野猪林畔，约上两三好友，比划比划，藉此印证武功，将来真可传为武林佳话。

言讫又是一阵震耳狂笑！

这笑声不但闻之刺耳，就是正打斗得激烈的胡天豹与茅山双煞，也不自觉的停下手来。

大家同是侧首向发笑之人一看。不由同时心头一惊。

原来这发笑的老者，乃是黑白两道，闻名丧胆的杀人老魔头，笑面阎罗任子秋，他所以能威压群雄。

武功自有他独特之处，一双铁掌，纵观当今武林，有几人能接得住呢？尤其是他心狠手辣，平常少有言笑，只要他一发笑，必有人要丧命在他手中。

另外两老者，一为琼海一生王萍，一为醉仙何迂。均是黑道顶尖人物。

今夜他们三个老魔头，一同来到这野猪林，绝非偶然，当系有所图谋。

胡天豹与茅山双煞，均是老江湖，彼此心里有数，知道今晚为了这少年，可能会惹起一场腥风血雨的大拚斗。

胡天豹身为一庄之主，又占在地头份上，自无法委避，只好硬着头皮出来，朝笑面阎罗三人拱手笑道：“三位老哥儿久违了，今晚不知被什么风儿送来，使敝地增辉不少，诚为荣幸之至！”

笑面阎罗并未因他的奉承，而稍假礼遇，褶皱的脸肌微微地牵动了一下。

接着神态漠然的问道：“你们今夜在此比划，是为了什什？”

胡天豹当然不愿将本意告诉他，迟疑稍顿，答道：“适才与双煞昆仲，因昔日一点过节，双方一时无法化解才动起手来。”

言訖看了茅山双煞一眼。

但双煞是何等刁猾，在这种场合那能不识趣呢？也就默然示肯。

笑面阎罗见他们言语支吾，轻哼一声道：“胡庄主此话当真？”

胡天豹微笑道：“胡某在江湖虽未立万成名，但夙来以信邀人，岂敢在老哥儿之前，捏谎设假？”

笑面阎罗忽的转首，望着躺在地上的贺一航冷笑道：“那娃儿是什么？”

胡天豹被他这一问，顿时双颊赧然，心中忐忑答不上话来！

笑面阎罗见他木立不语，响起一阵干咳，道：“真人面前不说假，老朽飘荡江湖数十年，还无人在老朽面前说过谎。庄主爷！这杯羹想独吃，怕没那容易！现下将这娃儿交给老夫，如能在他身上找得‘笑弥勒’，大家都有好处。如

果庄主不愿赏脸，自信在老朽手下，走得过三招吗？”

他这一问不但胡天豹不敢吭声，就是在场群雄，那敢答应呢！

笑面阎罗能有如此威风，自有他的能耐。

话又说回来，摆在眼前的宝物谁又不爱呢？在场之人均为一代枭雄，各人都在暗自谋策，在主意没打好前，谁不愿出面，找这霉头。

此刻空气，显得益发紧张？沉闷！逼得每人似乎有点不过气来！

经过一阵沉寂，琼海一生朝着笑面阎罗谄笑道：“既是胡庄主先来，我们当然不能喧宾夺主，依老朽之见，不如大家同时将这娃儿搜查一番。

如果‘笑弥勒’在他身上，我们再作计较如何？”

他是何等诡诈之人，假若大家同时来动手，可以各凭运气，比被笑面阎罗一人带走，要好得多。故始说出这番意见。

笑面阎罗见同来之琼海一生，也有离叛之可能，在这高手云集之下，他亦不敢触犯众怒，遂冷然道：“看在你份上就这么办吧！”

群雄遂齐往贺一航躺着的地方走去，正待同时动手搜查他身上时。

忽地在琼海一生身后，响起一阵冷冰冰的语音：“大家慢着！这件事还有我霍槐一份吧？”

霍槐！催命鬼霍槐！好可怕的名字！

武林道人物见了他，都要退避三舍，他一手“五毒亡魂沙”只要有一粒飘到身上，立刻化为一滩血水，江湖上迄无人能招惹得起。